

有新意的一类。

四是“惟暑天白昼作之”，即在夏日白天搬演。这使得水傀儡戏在游戏娱乐之外又平添了几分消暑纳凉的作用。由此推测，水傀儡戏的演出次数不会太少。《酌中志》在言及此一点时说：“乍观之，似可喜，如频作之，亦觉烦费无余矣。”宫内演什么戏？何时演？演出频繁与否，为臣的是断然不敢直言的，故揣摩刘氏所言水傀儡戏的演出还是比较频繁的。

总之，天启帝自扮自演《雪夜访普》和自创水傀儡戏，可算得上明代宫廷戏剧史上的新鲜事。

二 崇祯间的梨园承应和苏州织造进女乐

明代宫中内廷的演剧活动，一直是钟鼓司的分内事，自万历时增设“玉熙宫”等习演外戏即承应演传奇后，宫内搬演杂剧、传奇基本上都是由钟鼓司和“玉熙宫”负责的。崇祯时，情况有所变化，这就是有时会诏梨园戏班承应杂剧或传奇的演出。

崇祯时期诏梨园入宫演出杂剧、传奇，有文献可考的各有一次，分别在崇祯五年(1632年)和十四年(1641年)，见清饶智元《明宫杂咏·崇祯宫词》：“千秋令节御筵张，朝罢姪娥各进觞。催唤沈香新法部，未央前殿演《西厢》。”及自注引《甲申小记》：“五年，皇后千秋节，谕沈香班优人演《西厢记》五六出。十四年，演《玉簪记》一二出。十年之中，止此两次。”(饶智元：《明宫杂咏·崇祯宫词五十首》其三五)从文意上看，沈香班曾奉诏入宫演《西厢记》，至于《玉簪记》是否为沈香班演出虽不能断定，但搬演者属于梨园班子是可以确定的。

据明无名氏《烬宫遗录》记，沈香班是晚明北京著名的职业昆班。这一时期，京城有许多昆班。反映明末社会生活的小说《梼杌闲评》中就写到当时北京有“五十班苏浙腔”。(无名氏：《梼杌闲评》第七回)这“苏浙腔班”，说的就是昆腔班和海盐腔班。沈香班为京城众多昆腔班之一。

《西厢记》是明代宫中经常演出的剧目，自不必说。《玉簪记》(图4)是万历初年的一部传奇，作者高濂。此剧万历年间在宫中曾有演出，见于当时教坊司官员程万里编选的《大明春》曲选。剧情大意是：南京书生潘必正与陈娇莲幼时由双亲订下婚约，互换玉簪及鸳鸯扇坠为凭。后金兵南侵，娇莲与母亲失散，入金陵女贞观为道姑，法名妙常。府尹张



图5《玉簪记·茶叙芳心》插图 万历继志斋刻本

于湖赴任途中，暂时寄寓此间，向妙常挑逗，遭到拒绝。潘必正会试落第，因其姑母为女贞观主，亦来投奔。潘、陈二人经过茶叙、琴挑、偷诗等一番曲折后，由爱慕而私下结合。不久，其姑母察觉二人的恋情，乃逼潘必正再次赴试。登程之日，妙常雇小舟追赶必正，秋日江上两人落泪伤别，并互赠玉簪及鸳鸯扇坠为表记，方知原有婚约。不久潘生及第授官，终与妙常团圆。

《玉簪记》是万历以来最为流行的传奇剧之一。崇祯十四年(1641年)梨园戏班进宫演出的是《玉簪记》的哪两出戏呢？《大明春》选有《玉簪记》四出戏，即“妙常思母”、“茶叙芳心”(图5)、“钱别潘生”、“秋江泣别”(图6)；另据万历年间民间编选的《词林一枝》、《八能奏锦》、《尧天乐》、《歌林拾翠》、《玉谷新簧》、《摘锦奇音》、《群音类选》等曲选，《玉簪记》在舞台上演唱最多的出目还有“谈棋挑逗”、“对操传